

詩

藪

可觀矣

少卿五言爲百代鼻祖然七言亦自矯矯如逕萬里
今度沙漠悲壯激烈渾朴真致非後世所能儞然較
之易水大風則夷爽調適不如蓋當是時郊祀鼓吹
並出七言句法又一變矣

平子四愁優柔宛麗百代情語獨暢此篇其章法實
本風人句法率由騷體但結構天然絕無痕迹所以
爲工後人句模而章襲之適爲厭飫之餘耳

魏武度關山對酒等篇古質莽蒼然比之漢人東西
門行音律稍艱韻度微乏其體大類鴈門太守行氣

山唱三首類董逃秋胡行二首類滿歌董逃或作魏
武滿歌亦魏武辭未可知大槩氣骨峻絕惟陌上桑
類陳思且張永伎錄不載恐非其作子桓燕歌二首
開千古妙境子建天才絕出迺七言獨少大篇

建安自曹氏外殊寡七言陳琳飲馬長城窟一章格
調頗古而文義多乖昌穀謂意氣鏗鏘非風人度其
以是乎公幹仲宣絕不復覩惟繆熙伯鏡歌曲得西
京體左延年秦女休有東漢風而名下應徐遠甚固
知一代文人冒濫湮沒時不免也

晉白紵辭綺艷之極而古意猶存自後作者相沿梁

武之外明遠休文辭各美麗然明遠池中赤鯉一章
語意不類梁武僅作小言休文雖創四時之體至後
半篇五首盡同亦七言絕耳若晉人形容舞態宛轉
妙絕諸家似未窺也

白紵辭前一首自質如輕雲色如銀下當另爲篇
休洗紅二章調甚高古而語頗類子夜前溪非漢末
辭卽晉人擬作如新紅裁作衣舊紅翻作裡回黃轉
綠無定期世事返復君所知建安無此調也

晉樂辭今日牛羊上丘隴當時近前面發紅絕似漢
人語但前四句不類至愛惜加窮袴防閒託守官則

言詩集卷二
六
全是唐律矣少陵慎莫近前丞相嗔出此後二句楊
用修以爲此老本色何也

木蘭歌世謂齊梁作齊人一代絕少七言歌行梁始
作初唐體此歌中古質有逼漢魏處非二代所及也
惟朔氣寒光整麗流亮類梁陳然晉人語如日下荀
鳴鶴雲間陸士龍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已全是
唐律至休洗紅獨漉篇其古質處又多近木蘭齊梁
歌謠亦有傳者相去遠甚余以爲此歌必出晉人若
後篇則唐作也

晉明世柔然社崙始稱可汗此歌出晉人手愈無可

疑蓋宋齊以後元魏入帝中華柔然屏居大漠與黃
河黑山道里懸絕惟東晉世五胡擾亂柔然拓跋常
相攻幽冀間故詩人歷叙及之世之疑木蘭者率指
摘可汗二字不知此歌得此證佐益明亦一快也
木蘭歌是晉人擬古樂府故高者上逼漢魏平者下
兆齊梁如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尚協東京遺响
至當窓理雲鬟對鏡貼花黃齊梁艷語宛然又出門
見火伴等句雖甚樸野實自六朝聲口非兩漢也
大姊聞妹來三疊是做長安有狹斜體至磨刀霍霍
向猪羊六朝面目盡露矣此等最易辨亦最不易辨

也

六代兄弟齊名者晉爲最盛二陸二張二傅士衡景
陽烜赫詞場休奕名出其下遠甚然張陸自五言外
歌行槩不多見休奕龐烈婦雜言繼躅東京董逃行
六言獨暢典午饒歌諸作亦在繆襲韋昭間惟五言
剽襲雷全絕少天趣聲價不兢職此之由

咸孫敷綴于低
孫暢並有文名

元亮延之絕無七言康樂僅一二首亦非合作歌行
至宋益衰惟明遠頗自振拔行路難十八章欲汰去
浮靡返於渾朴而時代所壓不能頓超後來長短句

實多出此與玄暉五言俱兆唐人軌轍矣

齊梁後七言無復古意獨斛律金勅勒歌云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大有漢魏風骨金武人目不知書此歌成於信口咸謂宿根不知此歌之妙正在不能文者以無意發之所以渾朴莽蒼暗合前古推之兩漢樂府歌謠采自閭巷大率皆然使當時文士爲之便欲雕績滿眼况後世操觚者

齊一代遂無七言以宣城材具而篇什寥寥它可知已王融擬兩頭纖纖歌殊不成語益見漢人制作之

工

曹氏父子而下六代人主世有文辭者梁武昭明簡
文差足繼軌七言歌行梁武尤勝河中之水東飛伯
勞皆寓古調于纖詞晉後無能及者簡文烏棲曲妙
于用短元帝燕歌行巧于用長並唐體之祖也

建安以後五言日盛晉宋齊間七言歌行寥寥無幾
獨白紵歌行路難時見文士集中皆短章也梁人頗
尚此體燕歌行搗衣曲諸作實爲初唐鼻祖陳江總
持慮思道等篇什浸盛然音響時乖節奏未協正類
當時五言律體垂拱四子一變而精華瀏亮抑揚起

伏悉協宮商開合轉換咸中肯綮七言長體極於此
矣

燕歌初起魏文實祖栢梁體白紵詞因之皆平韻也
至梁元帝燕趙佳人本自多途東少婦學春歌黃龍
戍北花如錦玄兔城頭月似娥音調始協蕭子顯王
子淵制作浸繁但通章尚用平韻轉聲七字成句故
讀之猶未大暢至王楊諸子歌行韻則平仄互換句
則三五錯綜而又加以開合傳以神情宏以風藻七
言之體至是大備要惟長篇鉅什叙述爲宜用之短
歌紆緩寡態於是高岑王李出而格又一變矣

齊梁陳隋五言古唐律詩之未成者七言古唐歌行之未成者王盧出而歌行咸中矩度矣沈宋出而近體悉協宮商矣至高岑而後有氣王孟而後有韻李杜而後入化

六朝歌行可入初唐者盧思道從軍行薛道衡豫章行音響格調咸自停勻體氣丰神尤爲煥發

初唐短歌子安滕王閣爲冠長歌賓王帝京篇爲冠李嶠汾陰行玄宗劇賞然聲調未諧轉輒多躋出沈宋下薛君采初唐獨取此篇非是

王翰蛾眉怨長城行亦自儉楚宜爲子美所重

仲默謂唐初四子雖去古甚遠其音節往往可歌子
美詞雖沉着而調失流轉實詩歌之變體也此未盡
然歌行之興寔自上古南山易水隱約數言咸足詠
歎至漢魏樂府篇什始繁大都渾朴真至旣無轉換
之體亦寡流暢之辭當時以被管絃供燕享未聞不
可歌也杜兵車麗人王孫等篇正祖漢魏行以唐調
耳

李杜歌行擴漢魏而大之而古質不及盧駱歌行衍
齊梁而暢之而富麗有餘

陳杜歌行不槩見沈宋厭王楊之靡縟稍欲約以典

實而未能也李杜一變而雄逸豪宕前無古人矣盛唐高適之渾岑參之麗王維之雅李頎之俊皆鐵中錚錚者崔顥儲光羲篇什不多而宛轉流媚亦有可觀常建已開李賀任華酷似盧仝盛衰倚伏如此昌穀云歌聲雜而無方行體疎而不滯引以抽其臆吟以達其情此大槩言之耳漢魏歌行吟引亦可互換唐人稍別體裁然亦不甚遠也

自五言古律以至五七言絕槩以溫雅和平爲尚惟七言歌行近體不然歌行自樂府語已峭峻李杜大篇窮極筆力若但以平調行之何能自拔七言律聲

長語縱體既近靡字櫛句聯格尤易下材富力強猶或難之清空文弱可登此壇乎

凡詩諸體皆有繩墨惟歌行出自離騷樂府故極散漫縱橫初學當擇易下手者今略舉數篇青蓮擣衣曲百轉歌杜陵洗兵馬哀江頭高適燕歌行岑參白雪歌別獨孤漸李頎緩歌行送陳章甫聽董大彈胡笳王維老將行桃源行崔顥代閨人行路難渭城少年皆脉絡分明句調婉暢既自成家然後博取李杜大篇合變出奇窮高極遠又上之兩漢樂府落李杜之紛華而一歸古質又上之楚人離騷鎔樂府之氣

習而直接商周七言能事畢矣

闔闔縱橫變幻超忽疾雷震霆淒風急雨歌也位置森嚴筋脉聯絡走月流雲輕車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

短歌惟少陵七哀等篇雋永深厚且法律森然極可宗尚近獻吉學之置杜集不復辨所當併觀李之烏棲曲楊叛兒等雖甚足情致終是斤兩稍輕咏嘆不足

太白蜀道難遠別離天姥吟堯祠歌等無首無尾變幻錯綜窈冥昏默非其才力學之立見顛踣少陵公

孫大外漢陂行丹青引麗人行等雖極沉深橫絕格律尚有可尋

照鄰古意賓王帝京詞藻富者故當易至然須尋其本色乃佳

歌行兆自大風垓下四愁燕歌而後六代寥寥至唐大暢王楊四子婉轉流麗李杜二家逸宕縱橫獻吉專攻子美仲默兼取盧王並自有旨

大風千秋氣槩之祖秋風百代情致之宗雖詞語寂寥而意象靡盡栢梁諸篇句調太質興寄無存不足貴也

唐五言古作者彌衆至七言殊寡初唐四子外惟汾
陰鄴都盛唐李杜外僅高岑王李中唐劉韋一二不
足多論至元白長篇張王樂府下逮盧李流派日卑
道術彌裂矣

李杜二公誠爲勁敵杜陵沉鬱雄深太白豪逸宕麗
短篇效李多輕率而寡裁長篇法杜或拘局而靡暢
廷禮首推太白于麟左袒杜陵俱非論篤

太白幻語爲長吉之濫觴少陵拙句實玉川之前導
集長去短學者當先明此

李杜歌行雖沉鬱逸宕不同然皆才大氣雄非子建

淵明判不相入者比有能總統爲一實宇宙之極觀
第恐造物生材無此全盛近時作者間能具備兩公
之體至鎔液二子之長則未覩也

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艷然未脫梁陳也張
李沈宋稍汰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然而未暢也
高岑王李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
暢矣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降
而錢劉神情未遠氣骨頓衰元相白傳起而振之敷
演有餘步驟不足昌黎而下門戶競開盧仝之拙朴
馬異之庸猥李賀之幽奇劉義之狂譎雖淺深高下

材句懸殊要皆曲逕旁蹊無取大雅張藉王建稍爲
真澹體益卑卑庭筠之流更事綺繪漸入詩餘古意
盡矣

詩五言古七言律至難外則五言長律七言長歌非
博人雄深橫逸浩瀚之才鮮克辦此蓋歌行不難於
師匠而難於賦授不難於揮洒而難於蘊藉不難於
氣槩而難於神情不難於首節而難於步驟不難於
胷腹而難於首尾又古風近體黃初大曆而下無可
着眼惟歌行則晚唐宋元時亦有之故逕路叢雜尤
甚學者務須尋其本色卽千言鉅什亦不使有一字

離去乃爲善耳

李杜外短歌可法者岑參蜀葵花登鄴城李頎送劉
昱古意王維寒食崔顥長安道賀蘭進明行路難郎
士元塞下曲李益促促曲野田行王建望夫石寄遠
曲張籍節婦吟征婦怨柳宗元楊白花雖筆力非二
公比皆初學易下手者但盛唐前語雖平易而氣象
雍容中唐後語漸精工而氣象促迫不可不知

王勃滕王閣衛萬吳宮怨自是初唐短歌婉麗和平
極可師法中盛繼作頗多第八句爲章平仄相半軌
轍一定毫不可踰殆近似歌行中律體矣

國秀集有太子司議薛奇童似是人名然唐又有蔣
奇童豈亦人名耶詩話評薛五言律禁苑春風起云
如此麗則不謂奇童而何則不得爲名審矣薛又有
雲中行七言古在王勃李嶠間玉堦怨五言絕得太
白昌齡調蓋初盛之超然者而名字湮沒不傳可爲
浩歎

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流暢宛轉出劉希夷白頭翁上
而世代不可考詳其體製初唐無疑崔顥雁門胡人
詩全是律體強作歌行黃鶴實類短歌乃稱近體
崔顥邯鄲宮人怨叙事幾四百言李杜外盛唐歌行

杜陵爲之者今並載郭氏樂府語句亦多倣工部如陰山道縛戎人等音節時有逼近第得其沉著而不得其縱橫得其渾樸而不得其悲壯樂天又取演之爲五十章其詩純用已調出元下世所傳白氏諷諫是也

太白遠別離舊是難處范德機知其調之高絕而不解其意所從來近王次公獨謂太白晚年時事之作深得之所稱幽囚野死從古有此議論者魏晉以還纂奪相繼創爲邪說劉知幾史通載之甚詳

太白搗衣篇等亦是初唐格調蜀道難夢遊天姥吟

遠別離鳴臯歌皆學騷者白頭吟登高丘公無渡河
獨漉諸篇出自樂府烏夜啼楊叛兒白紵辭長相思
諸篇出自齊梁至堯祠單父憶昔洛陽之類則太白
已調耳

題畫自杜諸篇外唐無繼者王介甫畫虎圖蘇子瞻
烟江疊嶂夜遊圖韓子蒼龍眠圖虞伯生墨竹楊廉
天青蓮像薩天錫織錦圖皆有可觀而骨力變化遠
非杜比惟李獻吉吳偉林良等六詩模寫精絕而豪
宕縱橫幾欲與杜並驅真傑思也

太白懷素草書歌誠爲僞作而校者不能刪削以無

左驗故今觀素師自叙錢起盧綸等句無不備錄顧
肯遺太白此証甚明天若不愛酒本馬子才詩近又
舉李墨迹爲証尤可笑詩可僞筆不可僞耶

大麥青青小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
胡三語奇絕卽兩漢不易得子美大麥乾枯小麥黃
婦女行泣夫走藏問誰腰鑣胡與羌才易數字便有
漢唐之別杜尚難之况其下乎

長安城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
屋屋底達官走避胡車駢駢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
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二起語甚古

質類漢人終是格調精明辭氣跌宕近似有意兩京
歌謠便自渾渾噩噩無迹可尋

初唐七言古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槩
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爲大家宋人
非無氣槩元人非無才藻而變化風神邈不復覩固
時代之盛衰亦人事之工拙耶

古詩窘于格調近體束于聲律惟歌行大小短長錯
綜闔闢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李杜之才不盡
於古詩而盡於歌行孟襄陽輩才短故歌行無復佳
者

仲默論歌行允謂前人未發然特專明一義匪以盡
槩諸方王楊四子雖偏工流暢而體格彌卑變化未
覩唐人一代皆爾何以遠過齊梁必有李杜二公大
觀斯極仲默集中爲此體僅明月帝京昔遊三數篇
他不盡爾其意可窺

國初李迪歌行尚多佳作弘正特盛李何外若昌穀
繼之應登皆有可觀

退之桃源石鼓模杜陵而失之淺長吉浩歌秦宮倣
太白而過於深惟獻吉宗師子美併奪其神間作青
蓮亦得其貌然爲初唐則遠仲默李同調氣稍不如

明月帝京風神朗邁遂過盧駱元美後起併前諸子
奄而有之千古宗工五君而已

詩數 古體下

詩藪

內編四

通體上

五言

東越胡應麟著

五言律體兆自梁陳唐初四子靡縟相矜時或拘澁
未堪正始神龍以還卓然成調沈宋蘇李合軌於先
王孟高岑並馳於後新製造出古體攸分實詞章改
革之大機氣運推遷之一會也

五言律體極盛於唐要其大端亦有二格陳杜沈宋
典麗精工王孟儲韋清空間遠此其槩也然右丞贈
送諸什往往闡入高岑鹿門蘇州雖自成趣終非大
手太白風華逸宕特過諸人而後之學者才匪天仙

多流率易唯工部諸作氣象巍峩規模宏遠當其神
來境詣錯綜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還一人而已
宏大則昔聞洞庭水富麗則花隱掖垣慕感慨則東
郡趨庭日幽野則風林纖月落餞送則冠冕通南極
投贈則斧鉞下青冥追憶則洞房環珮冷弔哭則他
鄉復行役等皆神化所至不似人間來者

學五言律毋習王楊以前毋窺元白以後先取沈宋
陳杜蘇李諸集朝夕臨摹則風骨高華句語宏瞻音
節雄亮比偶精嚴次及盛唐王岑孟李承之以風神
暢之以才氣和之以真澹錯之以清新然後歸宿杜

陵究竟絕軌極深研幾窮神知化五言律法盡矣
盛唐句如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中唐句如風兼
殘雪起河帶斷水流晚唐句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
橋霜皆形容景物妙絕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斬然故
知文章關氣運非人力

國朝仲默明卿亦是五言津筏初學下手所當并置
坐右

近體先習杜陵則未得其廣大雄深先失之粗疎險
拘所謂從門非寶也

曲江之清遠浩然之簡淡蘇州之閒婉浪仙之幽奇

雖初盛中晚調迥不同然皆五言獨造至七言俱疲
藹不振矣

晚唐有一首之中世共傳其一聯而其所不傳反過
之者如張祜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雖工密氣格
故不如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也如賈島鳥宿池
中樹僧敲月下門雖幽奇氣格故不如過嶠分野色
移石動雲根也

張祜字承吉刻本大半作祐覽者莫辨緣承吉字祜
祐俱通耳一日偶閱雜說張字小名冬瓜或以譏之
答云冬瓜合出瓠子則張之名祜審矣

薛奇童禁苑春風起全篇典麗精工王摩詰無以加
李季蘭遠水浮仙棹二語幽閒和適孟浩然莫能過
寧可以婦人童子忽之羽士若吳筠盛唐翹楚緇流
若靈一中唐共推不在孟雲卿皇甫冉下

排律沈宋二氏藻瞻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然皆
不過十韻且體在繩墨之中調非畦逕之外惟杜陵
大篇鉅什雄偉神奇如謁蜀廟贈哥舒等作闔關馳
驟如飛龍行雲鱗鬣爪甲自中矩度又如淮陰用兵
百萬掌握變化無方雖時有險朴無害大家近選者
僅取沱水臨中坐以爲他皆不及塗聽耳食哀哉

宋人學杜得其骨不得其肉得其氣不得其韻得其
意不得其象至聲與色并亡之矣如無已哭司馬相
公三首其瘦勁精深亦皆得之百煉而神韻遂無毫
釐他可例見

齊梁陳隋句有絕是唐律者彙集於後俾初學知近
體所從來簡文沙飛朝似幕雲起夜疑城元帝疊鼓
驚飛鷺長簫應紫驪沈約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來
江淹白日疑瑤貌明河點絳唇庾肩吾桃花舒玉洞
柳葉暗金溝吳均白雲浮海際明月落河濱何遜野
秋平沙合連山遠霧浮蕭鈞雲峰初辨夏麥氣已迎

秋王筠獻璫依洛浦懷珮似湘濱劉孝綽翠蓋承朝
景朱旗曳曉烟劉孝威浴童爭淺瀨浣女戲平沙月
麗姮娥影星含織女光劉孝先洞戶臨松徑虛窓隱
竹叢數螢流暗草一鳥宿疎桐徐君倩草短猶通屣
梅香漸著人江洪夜條風淅淅曉葉露淒淒王臺卿
瑤臺斜接岫玉殿上凌空惠慕馬色迷關吏雞鳴起
戍人陳后主水映臨橋樹風吹夾路花日月光天德
山河壯帝居樓似陽臺上池如洛水邊徐陵竹密山
齋冷荷開水殿香張正見飛棟臨黃鶴高窓度白雲
雨師清近道風伯靜逢天雲棟疑飛雨風窓似望仙

清風吹麥隴細雨濯梅林江總繡柱擎飛閣雕欄架
曲池夜梵聞三界朝香徹九天終南雲影落渭北雨
聲多翫竹春前筍驚花雪後梅祖孫登高葉臨胡塞
長枝拂漢宮煬帝翠霞迎鳳輦碧霧翼龍輿流波將
月去潮水帶星迴盧思道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
薛道衡少昊騰金氣文昌動將星暗牖懸蛛網空梁
落燕泥王曹千門含日麗萬雉映霞丹李巨仁雲開
金闕迴霧起石梁遙蕭瑟朔路傳清警邊風入畫旒
王褒關雞橫大道走馬出長揪魏收瀉溜高齋響添
池曲檻平庾信春朝行雨去秋夜隔河來皆端嚴華

妙精工者啓垂拱之門雄大者樹開元之幟

用修集六朝詩爲五言律祖然當時體製尚未盡諧
規以隱侯三尺失粘上尾等格篇篇有之全章聯合
惟張正見關山月及崔鴻寶劔那巨遊春又庾信舟
中夜月詩四首真唐律也

薛道衡昔昔鹽等篇大是唐人排律時有失粘耳孔
德紹洪水一章則字句無不合矣

隋尹武別宋常侍詩遊人杜陵北送客廣川東無論
去與住俱是一飄蓬秋髻含霜白衰顏倚酒紅別有
相思處啼鳥雜夜風絕類中唐後詩

陰鏗安樂宮詩新宮實壯哉雲裏望樓臺迢遞翔鸞
仰聯翩賀燕來重檐寒霧宿丹井夏蓮開砌石披新
錦雕梁畫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雜塵埃右五言十
句律詩氣象壯嚴格調鴻整平頭上尾八病咸除切
響浮聲五音並協實百代近體之祖考之陳后主張
正見庾信江總輩雖五言八句時合唐規皆出此
則近體之有陰生猶五言之始蘇李而楊用修不知
援引曷在其好古耶

陰又有夾池竹四韻云夾池一叢竹垂翠不驚寒葉
醒宜城酒皮裁薛縣冠湘川染別淚衡嶺拂仙壇欲

見葳蕤色當來兔苑看於沈法亦皆諧合惟起句及五句拗二字而非唐律所忌第調與六朝徐庾同若安樂則通篇唐人氣韻矣

六朝五言合律者楊所集四首外徐摛詠筆徐陵闕雞沈氏彩毫雖間有拗字體亦近之若陳后主春砌落芳梅江總百花疑吐夜陳昭昭君詞祖孫登蓮調沈炯天中寺張正見對酒當歌衡陽秋夕何處士春日別才法師王由禮招隱十餘篇皆唐律而楊

不收

唐人句律有全類六朝者太宗露凝千片玉菊散一叢金虞世南竹開霜後翠梅動雪前香王勃野花常

捧露山葉自吟風楊烟伏檻排雲出飛軒繞澗迴盧
照隣隴雲朝結陣江月夜臨空駱賓王晚風連朔氣
新月照邊秋韋承慶山遠疑無樹潮平似不流蘇味
道月華連晝色燈影雜星光趙彥昭宮樹千花發堦
蔘七葉新李乂行戈疑駐日步輦若升天樊忱十地
祥雲合三天瑞景開楊庶寶鐸含飈響仙輪帶日紅
王景重階青漢接飛閣紫霄懸李嶠御筵陳桂醕天
酒酌榴花宗楚客湛露飛堯酒薰風入舜絃袁暉九
旗雲際出萬騎谷中來孫逖漁父歌金洞江妃舞翠
房蘇頌豐樹連黃葉函關入紫雲張說漢武橫汾日

周王宴鎬年張九齡日御馳中道風師卷太清陳子
昂鶴舞千年樹虹飛百尺橋杜審言啼鳥驚夢飛
花攪獨愁沈佺期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宋之間
野含時雨潤山雜夏雲多玄宗春來津樹合月落戍
樓空右置梁陳間何可辨別第人取其一二此類尚多
若唐初句格未諧者自是六朝體不復錄

作詩不過情景二端如五言律體前起後結中四句
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唐初多於首二句言景對
起止結二句言情雖豐碩往往失之繁雜唐晚則第
三四句多作一串雖流動往往失之輕儇俱非正體

惟沈宋李王諸子格調莊嚴氣象閎麗最爲可法第
中四句大率言景不善學者湊砌堆疊多無足觀老
杜諸篇雖中聯言景不少大率以情間之故習杜者
句語或有枯燥之嫌而體裁絕無靡冗之病此初學
入門第一義不可不知若老手大筆則情景混融錯
綜惟意又不可專泥此論

作詩最忌合掌近體尤忌而齊梁人往往犯之如以
朝對曙將遠屬遙之類初唐諸子尚襲此風惟原屬
階實由康樂沈宋二君始加洗削至於盛唐盡矣
李夢陽云疊景者意必二闊大者半必細此最律詩

三昧如杜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
帆細雨來前半閣大後半工細也浮雲連海岱平野
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前景寓日後景感
懷也唐法律甚嚴惟杜變化莫測亦惟杜

詩自模景述情外則有用事而已用事非詩正體然
景物有限格調易窮一律千篇祇供厭似欲觀人筆
力材詣全在阿堵中且古體小言姑置可也大篇長
律非此何以成章

用事之工起於太冲詠史唐初王楊沈宋漸入精嚴
至老杜苞孕汪洋錯綜變化而美善備矣用事之僻

始見商隱諸篇宋初楊李錢劉愈流綺刻至蘇黃堆
疊談諧粗疎詭譎而陵夷極矣

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
杜用事入化處然不作用事看則古廟之荒涼畫壁
之飛動亦更無人可着語此杜老千古絕技未易追
也

杜用事錯綜固極筆力然體自正大語尤坦明晚唐
宋初用事如作謎蘇如積薪陳如守株黃如緣木
用事患不得肯綮得肯綮則一篇之中八句皆用一
句之中二事串用亦何不可宛轉清空了無痕迹縱

橫變幻莫測端倪此全在神運筆融猶剗輪甘苦心
手自知難以言述

杜用事門目甚多姑舉人名一類如清新庾開府俊
逸鮑參軍正用者也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反用
者也謝氏登山屐陶公漉酒巾明用者也仗柱聞周
史乘槎似漢臣暗用者也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
並用者也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單用者也汲黯
匡君切庶頗出將頻分用者也其傳收庾信不比得
陳琳串用者也至對碁陪謝傳把劍覓徐君侍臣雙
宋玉戰策兩穰苴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晉室丹

陽尹公孫白帝城煅煉精奇含蓄深遠迥出前代

矣

義山用事之善者如題栢大樹思馮異甘棠憶召公
亦可觀至玉壘金刀便入崑調一篇之內法戒具存
世欲東晚唐高閣患頂門欠隻眼耳要皆吾益

友也

錦瑟是青衣名見唐人小說謂義山有感作者觀此
詩結句及曉夢春心藍田珠泪等大槩無題中語但
首句略用錦瑟引起耳宋人認作咏物以適怨清和
字面附會穿鑿遂令本意懵然且至此情可待成追
憶處更說不通學者試盡屏此等議論只將題面作
青衣詩意作追憶讀之當自踴躍

初唐五言律杜審言早春遊望秋宴臨津登襄陽城
詠終南山陳子昂次樂鄉沈佺期宿七盤宋之問扈
從登封李嶠侍宴甘露殿蘇頲驪山應制孫逖宿雲
門寺皆氣象冠裳句格鴻麗初學必從此入門庶不
落小家窠臼

李白塞下曲溫泉宮別宋之悌南陽送客度荆門孟
浩然岳陽樓王維岐王應教秋宵寓直觀獵岑參送
李太僕王灣北固山下崔顥潼關祖咏江南旅情張
均岳陽晚眺俱盛唐絕作視初唐格調如一而神韻
超玄氣槩閑逸時或過之

劉長卿送李中丞張司直錢起秋夜對月皇甫冉巫
山高和王相公皇甫曾送李中丞華陰司空曙別韓
坤送史澤李嘉祐江陰官舍秋夜寓直韓翃送陳錄
事李侍御于良史冬日野望李益別內弟文皆中唐
妙境往往有不減盛唐者

初唐五言律獨有宦遊人第一盛唐昔聞洞庭水第
一中唐巫峽見巴東第一晚唐姚合早朝詩渾潼關
李頻送裴侍御尚有全盛風流全篇多不稱耳

大曆以還易空疎而難典瞻景龍之際難雅潔而易
浮華蓋齊梁代降沿襲綺靡非大有神情胡能蕩滌

唐初五言律惟王勃送送多窮路城闕輔三秦等作
終篇不着景物而興象宛然氣骨蒼然實首啓盛中
妙境五言絕亦舒寫悲涼洗削流調究其才力自是
唐人開山祖拾遺吏部並極虛懷非溢美也

盈川近體雖神俊輸王而整肅渾雄究其體裁實爲
正始然長歌遂爾絕響廬駱五言骨幹有餘風致殊
乏至於排律時自錚錚

接迹王楊齊肩沈宋則李嶠蘇頌張說九齡最著諸
公才力大都在魯衛間必求甲乙則蘇李之整嚴略
輸沈宋二張之藻麗微遜王楊然唐世詩人達者無

出四君當時諸子胡能與較萬一大丈夫吐氣生前
揚眉身後各從所尚可也

唐初無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體之妙杜審言實
爲首倡五言則行止皆無地獨有宦遊人排律則六
位乾坤動北地寒應苦七言則季冬除夜毘陵震澤
皆極高華雄整少陵繼起百代模楷有自來矣

子昂野戍荒烟斷深山古木平城分蒼野外樹斷白
雲隈等句平淡簡遠王孟二家之祖審言楚山橫地
出漢水接天迴飛霜遙度海殘月迴臨邊等句閑逸
渾雄少陵家法宛然宋人掇其牽風紫蔓小語以爲

杜所自出陋哉

子昂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卽玄暉天際識歸舟
雲中辨江樹也子美薄雲岩際宿孤月浪中翻卽仲
言白雲岩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四語並極精工卒難
優劣然何謝古體入此漸啓唐風陳杜近體出此乃
更古意不可不知

審言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摩詰興闌啼鳥換坐
久落花多皆佳句也然報與崔字極精工而意盡語
中換與多字覺散緩而韻在言外觀此可以知初盛
次第矣

太白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達夫功名萬里外心
事一杯中甚類然高雖渾厚易到李則超逸入神

宿雲鵬際落殘月蚌中開一葉兼螢度孤雲帶鴈來

勁風吹雪聚渴鳥啄冰開皆奇絕語能別此乃

具眼

張五言律大槩相似於沈宋陳杜景物藻繪中稍
加以情致劑以清空學者間參則無冗雜之嫌有雋
永之味然氣象便覺少隘骨體便覺稍卑品望之雌
職此故耶

燕國如岳州燕別深度驛還端州始興如初秋憶弟
旅宿淮陽豫章南還等作皆冲遠有味而格調嚴整

未離沈宋諸公至浩然乃縱橫自得

孟詩淡而不幽時雜流麗閒而匪遠頗覺輕揚可取者一味自然常建清晨入古寺公際露微月幽矣王維清川帶長薄中歲頗好道遠矣

右丞五言工麗閒澹自有二派殊不相蒙建禮高秋夜楚塞三江接風勁角弓鳴楊子談經處等篇綺麗精工沈宋合調者也寒山轉蒼翠一從歸白社寂莫掩柴扉晚年惟好靜等篇幽閒古澹諸孟同聲也

王昌齡樓頭廣陵近遙林夢親友二首甚類浩然

蘇州五言古優入盛唐近體婉約有致然自是大曆

聲口與王孟稍不同已上諸家皆五言清淡之宗才
質近者習以爲法不失名家

元微之云太白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有差肩子
美者若鋪陳始終排比故實大或千言小猶數百則
李尚不能歷其藩籬况間與乎白樂天云杜詩最多
至貫穿古今覲覲格律盡善盡美又過於李二公議
論如此蓋專以排律及五言大篇定李杜優劣然李
所長五七言絕亦足相當而杜句律之高在才具兼
該筆力變化亦不專排比鋪陳貫穿覲覲也

李杜才氣格調古體歌行大槩相埒李偏工獨至者

絕句杜窮變極化者律詩言體格則絕句不若律詩之大論結撰則律詩倍於絕句之難然李近體足自名家杜諸絕殊寡人穀截長補短蓋亦相當惟長篇叙事古今子美故元白論咸主此第非究竟公案唐人才超一代之者李也體兼一代之者杜也李如星懸日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彙李惟超出一代故高華莫並色相難求杜惟兼總一代故利鈍雜陳巨細咸蓄

李才高氣逸而調雄杜體太思精而格渾超出唐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不盡唐調而兼得唐調者也

太白筆力變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變化極於近體
李變化在調與詞杜變化在意與格然歌行無常履
易於錯綜近體有定規難於伸縮調詞超逸驟如駭
耳索之易窮意格精深始若無奇繹之難盡此其稍
不同者也

太白五言沿洄魏晉樂府出入齊梁近體周旋開寶
獨絕句超然自得冠古絕今予美五言北征咏懷樂
府新婚垂老等作雖格本前人而調由已創五七言
律廣大悉備上自垂拱下逮元和宋人之蒼元人之
綺靡不兼總故古體則脫棄陳規近體則兼該衆善

此杜所獨長也

盛唐一味秀麗雄渾杜則精粗鉅細巧拙新陳險易
淺深濃淡肥瘦靡不畢具參其格調實與盛唐大別
其能會萃前人在此濫觴後世亦在此且言理近經
叙事兼史尤詩家絕覩其集不可不讀亦殊不易讀

太白有大家之材而局量稍淺故騰踔飛揚之意勝
沉深典厚之風微昌黎有大家之具而神韻全乖故
紛拏叫躁之途開蘊藉陶鎔之義缺杜陵氏差得之

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吳均何遜之精思春色浮
山外天河宿殿陰庾信徐陵之妙境山河扶繡戶日

月近雕梁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高華秀傑楊盧
下風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
蠻開典重冠裳沈宋退舍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
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寓神奇於古澹儲孟莫能
爲前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
欲蘇含濶大於沉深高岑瞠乎其後退朝花底散歸
院柳邊迷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烟王右丞失其穠
麗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
宮李太白遜其豪雄至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則
錢劉圓暢之祖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則元白平

易之宗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盧仝馬異之渾成
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饑孟郊李賀之瑰僻凍泉依
細石晴雪落長松島可幽微所從出竹齋燒藥竈花
嶼讀書牀藉建淺顯所自來雨拋金瑣甲苔卧綠沉
槍義山之組織纖新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用晦
之推敲密切杜集大成五言律尤可見者

山隨平野闊江入大荒流太白壯語也杜星垂平野
闊月湧大江流骨力過之九衢寒霧斂萬井曙鍾多
右丞壯語也杜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精彩過之
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浩然壯語也杜吳楚東南

拆乾坤日夜浮氣象過之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
嘉州壯語也杜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風神過之
讀唐諸家至杜輒令人自失

咏物起自六朝唐人沿襲雖風華兢爽而獨造未聞
惟杜諸作自開堂奧盡削前規如題月關山隨地濶
河漢近人流雨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雪暗度南
樓月寒深北浦雲夜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皆精
深奇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格則瘦勁太過意則
寄寓太深他鳥獸花木等多襍議論尤不易法

杜排律五十百韻者極意鋪陳頗傷蕪碎蓋大篇冗

長不得不爾惟贈李白汝陽哥舒見素諸作格調精
嚴體骨勻稱每讀一篇無論其人履歷咸若指掌且
形神意氣踴躍豪楮如周昉寫生太史序傳逼奪化
工而杜從容聲律間尤爲難事古今絕詣也

力侔分社稷志屈掩經綸歐蘇得之而爲論宗江山
如有待花柳更無私程邵得之而爲理窟魯衛彌尊
重徐陳略喪亡魯直得之而爲沉深白屋留孤樹青
天失萬艘無已得之而爲勁瘦烟花山際重舟楫浪
前輕聖俞得之而爲閒澹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
去非得之而爲渾雄元唐末宋元人不皆學杜其體

則杜集成備元微之謂自詩人來未有如子美者要
爲不易之論至輕俊學流時相詆駁累亦坐斯然益
足見其大也

唐以澹名者張王韋孟四家今讀其詩曷嘗脫棄景
物孟如日休采摭三語備極風華曲江排律綺繪有
餘王韋五言秀麗可挹蓋詩富碩則格調易高清空
則體氣易弱至於終篇洗削尤不易言惟杜登梓州
城樓上漢中王寄賀蘭二收京吾宗征夫可惜有感
避地悲秋等作通篇一字不粘帶景物而雄峭沉着
句律天然古今能爲澹者僅見此老世人率以雄麗

掩之余故特爲粘出第肉少骨多意深韻淺故與盛唐稍別而黃陳一代尸祝矣

杜詩正而能變變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調不失本調而兼得衆調故絕不可及國朝明卿得杜正不得其變獻吉得杜變不得其化

杜五言律規模正大格致沉深而體勢飛動自宋以來學杜者但刻意沉深如枯枿朽株無復生意惟獻吉于杜體勢最親所恨者陶冶未融刻削時露且於正大沉深處反欠工夫耳至句語偶爾相犯豈足爲疵觀其安身立命可也

杜五言律自開元獨步至今七言則國朝入室分庭者往往不乏然就杜論七言亦微減五言

論詩最忌穿鑿朝廷燒棧北鼓角滿天東燒與滿氣勢相應而元晦以爲漏天閨山同一照鳥鵲自多驚照與驚偶儷相當而用脩以爲一點二君非不知詩者朱乃偶爾失忘楊則好尚新僻

唐人賦興多而比少惟杜時時有之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枝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之類然杜所以勝諸家殊不在此後人穿鑿附會動輒笑端余嘗謂千家注杜類五臣注選皆俚儒荒陋者也

劉文房東風吳草綠古木剡山深野雪空
古殿開色相清空中唐獨步郎君胃春色
臨關盡黃雲出塞多河源飛鳥外雪嶺大
荒西句格雄麗天寶餘音然劉集佳製甚
多郎二韻外無可錄者

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戴叔倫
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一則久別乍逢
一則客中除夜之絕

唱也

李益問姓驚初見和名憶舊容
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絕類戴作皆可亞之

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字與意俱
合掌宋人擊節佳句何也秦系流水閒過
院春風與閉門小見幽楚此外絕無足采
唐人謂勝劉長卿時論不足憑

如此滄浪謂戎昱濫觴晚唐亦未然戴叔倫尤甚

楊巨源爐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語極精工而氣復
濃厚置初盛間當無可辨又岩廊開鳳翼水殿壓鰲
身奇麗不減六朝此君中唐格調最高神情少

耳 咸

晚唐句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樹色連關迥河聲
入海遙山向昆明濶山通大夏深朔色晴天北河源
落日東樹勢飄秦遠天形到岳低大河水微塞高岳
雪連空河勢昆侖遠山形齒齒秋皆有盛唐餘韻

沈宋前排律殊寡惟駱賓王篇什獨盛佳者二庭歸
望斷蓬轉俱行役彭山折坂外蜀地開天府皆流麗

雄渾獨步一時

初唐四十韻惟杜審言如送李大夫作實自少陵家
法杜八哀李北海云次及吾家詩慨慷嗣真作是也
而注者懵然可爲一笑

賓王幽繫書情十八韻精工儷密極用事之妙老杜
多出此如地幽蠶室閉門靜雀羅開日憫秦庭痛誰
憐楚奏哀爭縑非易辨疑壁果難裁覆盆徒望日蟄
戶未驚雷之類皆少陵前所未有

靈隱寺詩舊傳賓王續成卮言謂詳其格調自當屬
宋最爲得之然本事詩但稱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

潮二句爲駱末云僧所贈句乃一篇警策卽餘皆宋作甚明觀聽二字自是垂拱作法駱果爲僧未可知也

沈七言律高華勝宋宋五言排律精碩過沈

七言排律唐人僅數篇而施肩吾乃有百韻者其詩必不能佳然亦異矣

沈宋本自並驅然沈視宋稍偏枯宋視沈較縝密沈製作亦不如宋之繁富沈排律工者不過三數篇宋則遍集中無不工者且篇篇平正典重瞻麗精嚴初學入門所當熟習右丞韻度過之而典重不如少陵

闕大有加而精嚴略遜

延清排律如登粵王臺虛氏村禹穴韶州清遠峽法華寺等篇叙狀景物皆極天下之工且繁而不亂綺而不冗可與謝靈運遊覽諸作並馳古今排律絕唱也排律自工部考功外雲卿酬蘇員外塞北必簡答蘇味道伯玉白帝懷古玄宗曉發蒲關太白寄孟浩然登揚州西靈塔贈宋中丞嘉州送郭僕射摩詰玉霄宮主山莊送晁監感化寺悟真寺皆一代大手筆正法眼學者朝夕把玩可也

作排律先熟讀宋駱沈杜諸篇倣其布格措詞則體

裁平整句調精嚴益以摩詰之風神太白之氣槩既
奄有諸家美善咸備然後究極杜陵擴之以闢大濬
之以沉深鼓之以變化排律之能事盡矣

初盛間五言古陳子昂爲冠七言短古五言絕王勃
爲冠長歌駱賓王爲冠五言律杜審言爲冠七言律
沈佺期爲冠排律宋之問爲冠

初唐沈宋外蘇李諸子未見大篇獨曲江諸作含清
拔於綺繪之中寓神俊於莊嚴之內如度蒲關登太
行和許給事酬趙侍御等作同時燕許稱大手皆莫
及也

盛唐排律杜外右丞爲冠太白次之常侍篇什空澹
不及王李之秀麗豪爽而信安王幕府二十韻典重
整齊精工瞻逸特爲高作亦王李所無也

嘉州格調整嚴音節宏亮而集中排律甚希襄陽時
得大篇清空雅淡逸趣翩翩然自是孟一家學之必
無精彩

杜贈李豪爽逸宕便類青蓮如筆落驚風雨詩成泣
鬼神等語猶司馬子長作相如傳也

杜謁玄元皇帝廟十四韻雄麗奇偉勢欲飛動可與
吳生畫手並絕古今岷山圖詩氣象筆力皆迥不侔

君采用修舍此取彼何耶

凡排律起句極宜冠裳雄渾不得作小家語唐人可
法者盧照隣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駱賓王二廷
歸望斷萬里客心愁杜審言六位乾坤動三微曆數
遷沈佺期閭闔連雲起岩廊拂霧開玄宗鍾鼓嚴更
曙山河野望通張說禮樂逢明主韜鈴用老臣李白
獨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高適雲紀軒皇代星高太
白年此類最爲得體

讀唐盛時排律延清摩詰等作真如入萬花春谷光
景爛熳令人應接不暇賞玩忘歸太白軒爽雄麗如

明堂黼黻冠蓋輝皇武庫甲兵旌旗飛動少陵變幻
閣深如陟昆侖泛溟渤千峰羅列萬彙汪洋

品彙中排律補遺一卷如朱延齡兩洗高秋張良器
河出雲光陳翥曲池晴望柴宿日照華清徐敞早寒
青女十數篇雖無高絕處而秀麗莊嚴精工縝密要
非大曆後語惜世次漫不可考

唐大曆後五七言律尚可接翅開元惟排律大不兢
錢劉以降篇什雖盛氣骨頓衰景象旣殊音節亦寡
韓白諸公雖才力雄贍漸流外道矣

錢劉諸子排律雖時見天趣然或句格偏枯或音調

昇弱初唐鴻麗氣象無復存者獨楊巨源聖壽無疆
詞十首典贍精工莊嚴律切大有沈宋風骨第每篇
不過六韻要之中唐諸作此最傑然

楊又有長律四十韻鴻贍典實多得老杜句法章法
亦近大曆後僅此一篇

錢製作富而章法多乖劉篇什鉅而句律時舛盛之
降而中也二子實首唱之間有一二若皇甫冉送歸
中丞司空曙和常舍人韓翃送王相公常袞贈員將
軍顧況樂府戎昱涇州等作整齊閎亮稍協前規
劉長卿地遠心難達天高謗易成顧況六氣銅渾轉

三光玉律調二作頗整贍近老杜句格

大槩中唐以後稍厭精華漸趣澹淨故五七言律清
空流暢時有可觀至排律亦倣此則躓矣排律自楊
盧以至王李靡不豐碩渾雄蓋其體製應爾惟老杜
大篇時作蒼古然其材力異常學問淵博述情陳事
錯綜變化轉自不窮中唐無杜材力學問欲以一二
致語撐拄其間庸詎可乎